

乡情城韵 共富共美
晋江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

主办单位
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晋江农商银行 泉州晚报社

投稿邮箱: qingyuan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乡情城韵 共富共美——晋江乡村文化记忆”主题征文比赛, 欢迎400万像素以上的配文照片、3分钟以内短视频)

那片朝向大海的水车堵

□黄子午



石圳村南湖湾海滩(陈金展 供图)

若有若无的情绪,是风浪中对岸上一点渔火的渴望,是异国码头上扛着重物时滴下的汗水,是午夜梦回时,母亲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。乡愁,也变成一封封辗转数月才送到家的侨批,信里报着平安,纸上却浸着泪痕。

最终,当年的少年两鬓斑白,荣归故里。他带回来的,除了毕生积蓄的银圆,还有在异国他乡所见所闻。于是,一座座中西合璧的番仔楼,在石圳的土地上拔地而起。罗马式的廊柱撑起了中式的屋檐,彩色的南洋花砖铺满了厅堂,当中最特别的便是那块朝向大海的水车堵。

华侨们把对故乡的眷恋和对世界的想象,都倾注在了这方寸之间。他们请来最好的匠人,将轮船、钟表这些西洋物件,与鲤鱼跃龙门、喜鹊登梅梢这些传统图样巧妙地融合在一起。每一块水车堵,都是一部微缩的家族奋斗史,是一封写给天空和大海的无声家书。它朝向大海,仿佛在向那片曾经吞噬了无数青春与血汗的深蓝宣告胜利,又仿佛在遥望着海的另一端,牵挂着那些未能归来的亲人。

这是属于石圳的,最深刻的文化记忆。它坚韧、开放,包含着对家的无限

深情。然而,时光流转,番仔楼变旧了,水车堵上的色彩,也在经年的海风侵蚀下渐渐斑驳、剥落。年轻人陆续离开村庄,一座座番仔楼人去楼空,那份曾刻在高墙之上的荣光,也仿佛蒙上了一层灰尘。乡愁,似乎只剩对过往辉煌的凭吊。

可喜的是,改变慢慢开始了。当我再次来到石圳时发现,那些仰头看风景的人,不再形单影只。许多年轻人会举着相机,对着精美的水车堵拍照,村里也对番仔楼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和保护,那些剥落的色彩被重新填补,残缺的泥塑被小心修复。古老的建筑,不再是无人问津的空壳,渐渐变成一间间特色民宿。

更重要的是,我看到了精神的传承,

也听说了“石圳义工队”的故事,他们自发清理海滩,整治环境,用自己的双手“扮靓”家园。我看着义工们忙碌的身影,忽然觉得他们和百年前那些“过番”的先辈们,做着同样的事情——为了让家变得更好,不惜付出汗水与辛劳。这份深植于血脉中的责任感和家园情,不正是石圳精神最核心的内涵吗?

当年,华侨们荣归故里,为的是光耀门楣;如今,新一代的石圳人建设家乡,为的是振兴乡村。时代变了,但那份对土地的爱,没变。

傍晚,在沙滩上踩着浪花。落日的余晖给整个村庄镀上了一层金色,也温柔地洒在那些番仔楼的水车堵上。海风拂面,我仿佛听见那水车堵上的轮船再次鸣响了汽笛,只是这一次,它不再是为了远航与离别,而是为了归来与希望。

这片朝向大海的水车堵,曾承载了石圳最沉甸甸的乡愁。而今,它依旧面朝大海,见证着一个崭新的、关于振兴的故事,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,生动地展开。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正文

乡村名片 石圳村

地处金井镇围头半岛东北侧,临台湾海峡,海产养殖及纺织、服装工业为特色产业。发展生态滨海+侨文化旅游,拥有南湖湾海滩、石圳海岸变质岩等景点,依托房车、晋江马、海湾吸引游客,是“福建省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”。

百姓纪事

新米带回家,母亲照例先煮一锅粥。那些米是刚脱壳的,装在袋子里,还带着加工厂的余温。我打开袋子,把鼻子凑近,一股清新的香气随即钻进鼻腔。今年的新米粒粒晶莹,微微透光,像是裹了一层薄薄的油脂,在厨房的灯光下泛着珠光。

母亲量了两杯米倒入盆中淘洗,新米不比陈米,轻轻一搅几下,水便浑了,浮起些细碎的米屑,她的手势很轻,说若是搓得重了,米的精华就去了大半。洗过两遍,水渐清,米粒也被泡胀了些,显得愈加饱满。

灶上放着一口铝锅,水快烧开后,冒着细细的泡。母亲将沥干的新米倒入,锅里沸腾的水顿时静了片刻。等水再次烧开,她才改用文火,盖上锅盖,仅留一道缝。不过十分钟,米香就飘出来,不同于陈米的味道,新米的气息带着青草般的清新,又混着一股淡淡的甜味,弥漫在整个厨房。

新米粥里的岁月香

□陆玉勇

粥在锅里咕嘟冒泡,米粒渐渐“开花”,与水交融,粥汤表面浮起一层泡沫,母亲便拿着勺子将之轻轻撇去。熬煮越久,粥变得越发稠浓,不时鼓起气泡,又破裂开来。最妙的是那层米油,在粥面凝结成一层薄膜,闪着珍珠般的光泽,母亲打趣说这是新米才有的厚赠。

父亲坐在厨房门口的小凳上剥新插的花生,手指沾了泥色。他不时抬头望向灶台,感叹说:“今年米好,油性足。”母亲闻言点头表示赞同,手上的勺子还在搅动着,不时带起米粥黏稠的拉丝。粥快熬好时,母亲往锅里撒了一小撮盐,说这样能“提”出甜味。

刚出锅的粥汤表面结着一层完整的米油,我用勺子将之挑起送入口,感觉就像绸缎般滑入嘴里,一股浓郁的米香立刻溢满口腔。粥粒已经完全化开,却又不是毫无灵魂的清汤,而是黏糯适中的糊

状,吃满口生香。我忽然想起春天跟父亲去田里插秧的情形。那时地里的水还凉,秧秧刚到膝盖高,绿得嫩生生的。转眼到了夏月,稻子开始抽穗扬花,远远望去,田里像是浮着一层白色的雾气。待秋收后,那些光景便都化作碗中这一抹清甜。

母亲不说话,只慢慢喝着粥,额角渐渐渗出细汗。她喝粥有个习惯,总要先闻一闻,再小口品尝,仿佛在确认这一年的辛苦没有白费。

吃过新米粥,胃里暖乎乎的,感觉整个人都舒展了。我低头一瞧,发现碗底还粘着些许粥糊,心想得用热水才能将它泡开洗净。父亲见了又说,这才是好米的样子,黏性足,“出饭率”高。



(CFP 图)

鸟自来

□李楚萍

前几日在家午睡,醒来时听母亲说小阳台飞来一只小鸟。我心想午后天热,不时有飞鸟蜂蝶造访,原不足奇,便翻身继续打盹,浑不在意。

一个小时过去,喉中干渴的我起身去厨房喝水,余光瞥见阳台栏杆上立着一只鹅黄小鸟,两团胭脂缀在颊侧,原来是只玄凤鹦鹉。此时外头的日头毒得很,它却呆立在栏杆上,好似一颗被风吹落的嫩芒果,眼神里带着家养鸟独有的懵懂。猜想它许是热昏了头,我赶紧拿一小碗水走过去。那小鸟见人靠近,也不害怕,反倒扑棱翅膀飞起来,随后不偏不倚地落在我的头顶。它的爪尖轻挠头皮,我竟觉得有些痒酥酥的舒坦。

母亲见状笑个不停,拿着手机给我们一人一鸟拍照。我尝试抬手在空中挥了挥,这只小鹦鹉果然明白我的意思,随即便跳至我掌心,模样看着很是惹人怜爱。

“留下吧,鸟自来是吉兆呢。”听母亲这么说,我抚着鸟儿柔软的胸羽,心里却想着这大抵是别人家走失的宝贝。之后发现这只鸟的爪上带着一枚金属环,担心它的主人正焦急寻觅,我赶紧拍了一段录像发至微信朋友圈,帮小鸟寻主。

没想到当夜就有了回音。失主是位刚毕业的姑娘,得知消息后立马与我联系,电话中还带着哭腔。隔天见面时,姑娘执意要给我转账表达谢意,推辞不

过,我只得暂收。回家后赶紧循转账记录把钱退回,心想年轻人在外打拼,处处都要用钱,我收下心意就够了。

暮色漫过小阳台时,我收到女孩发来的视频,屏幕里那只小鹦鹉正在水池边扑打翅膀玩水。我顿时明白这只鸟为何不怕生,原来是它早被主人养得有安全感,才敢毫无防备地落在陌生人头顶,把片刻停留变成一场温暖的缘分。

事毕,我在评论区写道:“鸟儿已归主。”孰料收到不少诧异回复,有朋友留言说这“完璧归赵”实在少见。我盯着这条回复怔

忡许久,又想起昨天临时下单购置鸟笼时,那个仗义上门帮忙组装的超市老板娘,她说自家檐下也常有过路的鸟雀歇脚,遇见了定会撒把黄米粒投喂它们,老板娘笑说:“鸟儿会来,说明咱们这个地方好呀。”

这世间缘分,往往不过是一碟清水、一把黄米的交情,那只小鹦鹉在我头顶驻足片刻,老板娘为我暂歇店铺送鸟笼,我退还姑娘的谢礼,皆是一份不必言谢的善意传递。

小阳台如今空着,我仍会想起那个为一只小鸟忙碌的下午。也盼着未来有一天,这里还能迎来像它一样的可爱访客。



美文热读

前几天外公住院,这件事让我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:当下能做的事,别等明天;眼下能实现的心愿,别寄托给“下一次”。

记忆里的外公,是一天能走上万步的人,他总说“生命不停,就得多动”。外公见过清晨第一缕洒在街角的阳光,也常为傍晚染着晚霞的天空驻足。以前我打电话回家,听外婆抱怨外公又去上街溜达,到了饭点也不记得回家。我总会笑说,外公是在“用脚步丈量这座城”,因为他曾说过想把家乡每条小巷的故事都弄明白,也把邻里的古镇、邻省的名山大川都走一遍。

我小时候学骑自行车,是外公扶着车后座、喘着气跟着跑,帮我找平衡。假期里,

也是他带着我去看外面的世界。直到现在,我仍会不时想起绿皮火车发出的长鸣,还有车轮和铁轨摩擦发出的“咣当”声响。记得有一年暑假,我和外公站在轮船甲板上,江风把头发吹得乱飞,他指着远处被云雾裹着、只能看见模糊轮廓的山,对我说:“出来走走,看大好河山,多好呀。”那些年跟着外公一起游山玩水的日子,他没说过什么大道理,只是悄悄地将说走就走的勇气“种”进我的心里。

但是岁月不等人,不知不觉间,外公的体力渐渐不如过去,脚步也慢了下来,到后来,连楼梯都爬不动了。那天在医院里,外公拉着我的手轻声说:“上回跟你一起去旅

行,还是两年前。”我忽然明白,以前那个能在人群里自在穿梭、总盼着下一次旅行的外公,不是不想出门,是再也走不动了,这大概也是人生最无奈的事。

其实,“想走就走的旅行”从来不是毫无缘由的即兴之言。很多时候,你最想去一个地方、最想做一件事的那个瞬间,是特定年纪的心绪,撞上了刚好向往的风景,才生出的念想。一旦错过了那个“最想”的时刻,哪怕后来真的去了、做了,也找不回当初心里那份期待的感觉。就像小时候盼着的一块糖,长大了再吃到,味道没变,可当初的期待早已不在。所谓“时过境迁”,大抵就是这样。

抓住“此刻”

□郑艳君



少而好学,如日出之阳;壮而好学,如日中之光;老而好学,如炳烛之明。



瓦房里的门帘

□叶苇航

早年间,瓦房里的门帘是主人家不言自明的“告示”,上面虽无一字半句,却像写着:“室内重地,外客勿进。”这门帘是一道屏障,遮着一家大小的私语,也守护着一方小天地,只要瞧见它挂在门上,心也踏实许多。

小时候,我家也住在闽南常见的红瓦厝,里面厅堂与卧室的区隔,除了一扇不结实的门,就是一块门帘。那时母亲卧室挂的门帘是用蓝花布做的,上面缀满了一朵朵小花,那也是老一辈人偏爱的样式。一到夏天,木门总敞开着通风,那门帘便在穿堂风里来回晃悠,像穿着蓝布衫的闽南阿姐站在门槛边,裙摆随着风轻轻摆动。家里养的那条黑狗也爱跟门帘玩闹,但不像闽南俗话说的“狗掀门帘——全凭一张嘴”,它总是嘴脚并用,有时贴着前腿想搭上门帘,还会踩空摔得四脚朝天,模样十分滑稽。

掀开门帘,走进母亲的房间,人眼便是一张旧床,床边立着一张红漆梳妆桌,桌上还嵌着两个小抽屉,里面整齐码着闽南女子梳妆打扮的物件,有桃木梳、蛤蚧油、小圆镜、剪花的小剪刀、插头发的银簪,还有一罐快见底的雪花膏,最显眼的是几枚“揸针”,那是闽南话里对缝衣针的叫法。这些寻常物件有了门帘的遮挡,倒添了几分神秘感,让人总会浮想联翩,猜想室内会否藏着细软之物?

姐姐房间的门帘就雅致些,那一条帷幔的下摆还带着一朵美丽的波纹,帷幔上面还绣着西湖美景和“柳浪闻莺”四个字,颇有诗意。但是帷幔下,与之配套作为门帘的那块绵长的布上,却缀着一朵朵小黄花,带着闽南老布特有的“俗气”。这样上雅下俗的搭配,在我眼里却一点不别扭,倒觉得既有姑娘家的俏,又有闽南人的实。

记得有一天,我见姐姐和表姐坐在房里聊天,双手还捧着一块绸布比画着,凑近仔细听才知她们打算给门帘再绣一块“盖布”,也就是闽南人对帷幔的俗称。过了一个礼拜,一块“盖布”真的挂在了门帘上,上面绣着一大朵牡丹花,看着就雍容华贵。母亲见了十分高兴,嘴里还念叨着“花开富贵好彩头”。

后来,本地不少人家又把屋里的门帘改成水帘状,一条条穗子垂下来,像戏服上的璎珞,又像闽南古厝屋檐下的吊饰。这种“水晶帘”通透也招风,人想要进房,可以用手挽起帘幕,也可以拨开穗子再从中间走过。穿堂风一吹,帘穗会跟着轻轻摇晃,不同于布帘被风吹得哗哗作响,水晶帘“吃风”小,发出的声响更似细细的颤音。

如今搬进套房,瓦房里的门帘早已难觅踪影,卧室的墙上挂着大大的窗帘,一扇扇精致的木门严丝合缝,也用不上门帘了。那些印着小黄花的蓝布,绣着牡丹花的红绸,还有晃着锡箔片的水晶帘,大多数时候只能在年代剧里才能看见。不过家里的长辈说起往事,仍会念叨起当年的门帘,说布帘上的花多好看,聊水晶帘的响声多好听。在老一辈人眼里,那也是一段带着布香和风响的旧时光,值得慢慢回味。



(CFP 图)



白露赏景

●岩花初见丹英吐,节候新交白露来。——明·陶宗仪《白露日桂花开次张一高韵》

赏景:山岩上的桂花刚刚绽放,红色的花蕊初露娇艳,节气轮转,白露时节刚刚到来,秋意渐浓。

●白露团甘子,清晨散马蹄。——唐·杜甫《白露》

赏景:白露时节,露水凝结在圆润的柑橘上,显得晶莹剔透。清晨时分,诗人骑马踏过橘林,马蹄声惊散了露珠。

●白露凋花花不残,凉风吹叶叶初干。——唐·白居易《衰荷》

赏景:白露时节,露水打湿了荷花,但花朵并未完全凋谢,凉风吹过,荷叶上的露水逐渐蒸发,叶子开始变得干燥。